

港輿論：民主黨靠攏激進兩面不是人

文平理

每周
輿論動向

民主黨30多名成員日前在中環皇后像廣場宣誓，表明如果沒有「真普選」就會參與「佔中」。其間「人民力量」到場示威，混亂間劉慧卿、何俊仁更被「人力」支持者用雜物掙中。輿論認為，民主黨意圖搞一場「宣誓騷」來討好激進勢力，結果反被「人力」狙擊，說明民主黨的示好只會徒勞，淪為兩面不是人，也令之後的政改諮詢蒙上陰影。輿論亦批評暴力政治歪風有愈演愈烈之勢，威脅本港的言論自由，反對派政黨過去由於種種原因姑息暴力之風，現在可說是自作自受。

《信報》署名文章分析民主黨示好激進勢力不會有效，「即使民主黨真的公開宣稱不會參選特首，以示爭取普選並無私心，但這樣就會讓狙擊民主黨的人都靜下來嗎？這想法恐怕太簡單、太天真了，狙擊者無論如何也會繼續狙擊民主黨，哪管說什麼。民主黨如今內外受夾擊，其在政改的表現顯得有點吃力。難怪政府中人也擔憂，今回政改，難如2010年般可以有談判餘地，更嘆喟如今民主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一位像已故黨元老司徒華等同分量的人物坐鎮，能夠如2010年一役中，為民主黨頂住各方壓力。」

民主黨轉趨激進不利政改

《明報》署名文章擔心民主黨轉趨激進對政改不

利，「估計民主黨也是受到『泛民』激進思潮的壓力，才率先表態參加『佔中』，目的是避免再受出賣民主的批評，證明自己仍是『民主派』」。另一方面，民主黨也可藉參加『佔中』，與學民思潮提出的五區辭職搞『公投』劃清界線，因為參加了『佔中』，便不用參加被視為比『佔中』更激進的『五區公投』。……民主黨跟大隊的舉措，對政府來說，民主黨的6票便等於沒有了，要在數名獨立『泛民』議員中逐票去拉，要拉到5票，並不輕易。有建制派人士就慨嘆，以目前的形勢，『泛民』與建制能達成共識的機會更低。」

《經濟日報》分析文章亦指出，「對於民主黨昨日(2月5日)高調支持『佔中』的舉動，有官場中

人指，民主黨在政改立場並無大變化，因為該黨雖不堅持一定要有『公民提名』，卻早表態支持『佔中』，並於去年中已開始招募『佔中』黨員，故不算特別走向激進。但一向支持和高調宣誓『佔中』，並不一樣。有建制派中人坦言，中央不希望見到『佔中』搞亂香港，民主黨有強的地區網絡，若真的動員力量投入『佔中』，肯定會影響與中方的溝通關係。」

姑息暴力政治 反對派身受其害

《星島日報》認為反對派溫和力量也要為激進歪風蔓延負責，「民主黨對這次『週慶』怒不可遏，斥責施襲者是反民主的『法西斯』，又聯同部分『泛民』議員聯署，譴責這不講道理、動輒施暴的行為。今次『泛民』議員也忍無可忍，顯示向官員動粗的歪風，已廣泛蔓延和升級，連『泛民』議員自己都身受其害。其實，情況變壞至此，他們本身亦難辭其咎。這股歪風的始作俑者，是部分激進『泛民』議員，他們幾年前當選之初，即在立法會內青筋暴現，聲嘶力竭，喝罵官員，更不時向官員投擲示威物品。議會文化畸變，但其他『泛民』議員怕被指『保皇』，一直視而不見，不表態反對，而部分社會輿論不但未予批

評，甚至視為『敢作敢為』加以支持，變相慫恿了動手不講理的橫蠻作風。」

《信報》署名文章則指出，「即使不少『泛民主派』人士雖然常常強調捍衛言論自由，但對於一些企圖阻止他人發言的行徑，或因為提出意見的是所謂『自己人』，又或者受阻的人是敵對者，『泛民』大都選擇噤聲。這大抵是擔心自己無端受到波及，或許擔心一旦出聲譴責，只會讓人覺得『泛民』分裂。」

《星島日報》署名文章亦指反對派議員「針指括到肉唔知痛」，「因為民主黨在中環的宣誓活動被狙擊，『泛民』部分立法會議員聯署譴責。聯署譴責是好事，只是遲了幾年，為甚麼幾年前開始，有『泛民』議員在立法會不斷擲物搗亂，沒有『泛民』議員聯署譴責？為甚麼近來有人在官員落區時在會場搗亂，這些『泛民』議員不聯署譴責，是『針指括到肉唔知痛』，還是雙重標準？『泛民』議員經常說『用同一把尺』看待事情。為何官員被衝擊、議會秩序被擾亂時，默不作聲？到了自己受衝擊時，才驚覺激進行為已經妨礙正常意見表達呢？遲來的譴責總比繼續熟視無睹好，希望『泛民』部分議員日後能一視同仁，對所有的衝擊行為說不。」

香港歌手內地爆紅說明「文化港獨」行不通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志強時評

香港歌手內地爆紅說明，「文化港獨」要一刀切斷中國歷史文化臍帶是行不通的。以「粵語國語」來辨析是否「香港符號」的「本土論述」，令人匪夷所思。實際上，香港流行文化若執意死守所謂「香港符號」，固步自封，畫地為牢，就只會繼續凋零。新的大中華流行文化版圖早已成形，「香港符號」要慢慢在新的時勢下尋找出路。

在內地走紅的香港歌手非止鄧紫棋

1月3日開年伊始，湖南衛視去年紅火的《我是歌手》的第二季上場。現年22歲的香港歌手鄧紫棋在香港不受重視，又在內地寂寂無聞，但她卻在《我是歌手》技驚四座，結果內地歌手韋唯和台灣最佳男歌手曹格被淘汰，同場她力壓內地歌手韓磊和台灣歌手張宇一炮而紅。事實上，論近期在內地走紅的香港歌手，G.E.M.不是唯一一個。就在G.E.M.身處長沙比賽的同時，香港歌手謝安琪參與了深圳衛視的《中國音超》節目，同樣技驚四座，既令內地觀眾驚訝於「粵語天后」的非凡歌藝，亦讓香港觀眾點頭自豪，落力轉載——G.E.M.和謝安琪的演出。而央視的《夢想星搭檔》，香港歌手古巨基、李泉的「泉基組合」強勢奪冠，兩人的精彩表演迅速引起兩岸三地關注。

《我是歌手》熱潮

湖南衛視製作的《我是歌手》去年推出的第一季，因集合林志炫、楊宗緯、彭佳慧及辛曉琪等多位台灣實力派唱將，在台掀起話題。「台獨」政客、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揚言大陸的歌唱秀「入島、入戶、入腦」，實乃北京統戰台灣的手段，寶島媒體給予高度重視，正中彼岸下懷云云。蘇貞昌此語一出，受到台灣輿論抨擊。

《中國時報》社論指出：「蘇貞昌的說法和兩岸現實嚴重脫節，民進黨也一直提不出務實可行的兩岸政策，連成立一個中國事務部，看來只是在虛應故事。綠營的兩岸論述更被一般民眾視為是老掉牙的陳腔濫調，除了喊殺喊打打罵老共陰謀之外，講不出什麼所以然來。年輕人根本聽之生厭。政黨要有政治生命，必須看得見現在，也能給人民一個未來。當民進黨看不懂整個《我是歌手》熱潮是怎麼回事時，問題顯然不在別人。」

當年香港歌壇成就與周邊市場狀況有關

上個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香港處於流行文化「黃金時代」，中國內地娛樂的市場受到港台藝人的影響非常大，人們最愛提起的就是哥哥梅姐天王的歌，當年是如何風靡內地和東南亞等周邊市場。可是，當年香港歌壇能有此成就，不得不說是這些周邊市場根本還未發展出自己的音樂來。到了今天，資訊流通，世界開放。不要說台灣的樂壇百花盛放，現在是連新加坡都出了個孫燕姿，馬來西亞也有梁靜茹作代表。而內地那數之不盡的歌唱比賽，要在13億人口中找出會唱歌的歌

者，可以說是如恒河沙數。

「本土派」骨子裡是「文化港獨」

近年來，香港興起了所謂「本土派」，在各種「本土論述」中，以「香港城邦論」相關的「本土派」最為矚目。「本土派」祭出了「拒絕大陸化」的旗號，聲稱簡體字是殘體字，國語歌是「大陸歌」、或污蔑為「共匪歌」。「本土派」登廣告攻擊大陸來的「蝗蟲」，「本土派」的港英獅子旗也開始在集會遊行中出現。其實「本土派」的領袖，表面上是追求港人的本土利益，骨子裡只是在「抗中」和推行「文化港獨」而已。「文化港獨」企圖一刀切斷中國歷史文化臍帶，一刀切斷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的聯繫，一刀切斷香港的年輕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要從香港青少年的頭腦裡徹底抹掉中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印記。



楊志強

國語歌不是「大陸歌」或「共匪歌」

香港歌手內地爆紅說明，「文化港獨」要一刀切斷中國歷史文化臍帶是行不通的。鄧紫棋四場比賽一共唱了四首歌，而這四首歌裡不僅無一首是粵語歌，甚至還包括了汪峰的《存在》，而她自己的原創《泡沫》使用的也是國語，香港有認為「她的香港符號在崩潰」，這是典型的「本土論述」，但卻牽強附會。《夢想星搭檔》總決賽當日古巨基、李泉將汪峰的國語歌曲《春天裡》演繹得別有韻味，成功擊敗歌壇前輩齊豫、齊秦姐弟，問鼎第一季《夢想星搭檔》年度總冠軍。這是否也可以說「古巨基、李泉的香港符號在崩潰」呢？這顯然是荒謬的。

其實，簡體字不是殘體字，國語歌不是「大陸歌」，更不是「共匪歌」。早在1950年代以前，來自上海海派的國語時代曲就流行於香港，代表的歌星有龔秋霞、周璇、姚莉、李香蘭、白光、吳鶯音、張露等。到了1970年代，來自台灣的歌手雄霸香港樂壇，包括青山、姚蘇蓉、楊蕪、湯蘭花、劉家昌、甄妮、尤雅、鄧麗君等。1990年代開始後，以張學友為代表的四大天王開始進入台灣，新加坡以及中國內地市場，嘗試國語流行音樂的表演。這其中最為成功的是張學友，他的國語唱片《吻別》、《真愛新曲+精選》等均海外獲得極大的成功，亦取得了創紀錄的銷量。在這個期間，四大天王成員譬如劉德華亦在中國內地的國語歌曲方面取得成功。這些，都雄辯地說明國語歌不是「大陸歌」或「共匪歌」。

語言是溝通的橋樑紐帶，而非製造隔閡的界限和工具。戒嚴時代的台灣，使用簡化字就是思想左傾，有牢獄之災。因此文學大師柏楊曾以「閣下走路時，千萬別先邁左腳」來嘲諷此種思維。香港歌手內地爆紅不僅說明「文化港獨」行不通，也說明文化磨合，需要的是理性探討，族群團結，需要的是真誠包容。

反對派狗咬狗骨

黃熾華

馬年剛過一周，民主黨為討好激進勢力，到遮打花園「宣誓」佔中，結果引來「人力」激進狂熱分子圍攻，主席劉慧卿和何俊仁被雜物擊中而中了「頭獎」，真唔好彩。坊間反對派狗咬狗骨都拍手稱快，既嘲笑民主黨的笨，也譴責「人力」狂熱分子的狂。

先說民主黨的笨。眾所周知，「佔中」的狂熱違法，早於去年春就由號稱「學者」發動，其間進行了宣傳、煽動和欺騙，已遭到港人的揭露、聲討和批判，再而衰，衰將竭，而民主黨一直是察顏觀色。今日忽然「革命」起來進行「佔中誓師」，這不僅見笑於發起「佔中」之三人幫，更為激進狂熱的「人力」分子所不齒，笑民主黨人的「宣誓」馬後砲。民主黨愚笨得連小學生都會嘲笑其阿Q精神「勝利」法多此一舉！

其次是民主黨踩了「人力」的尾巴。提出「佔中」一年來，政治激進狂熱分子為爭奪話事權，成立所謂「後援會」，學孫猴子在假廟後面以尾巴變一旗幟搶奪「佔中」高地，將三人幫踢開而代代之；而工黨項目亦不甘示弱，到台灣去與「台獨」分子接觸，到泰國向素貼取經，妄圖引

入「台獨」勢力，將「佔中」引向「港獨」亂港，奪取「佔中」指揮權。數犬相爭互相撕咬，又豈容被視為「溫良」的民主黨後來居上加入？故民主黨是看錯形勢、判錯敵友，是政治幼稚病發作。

看錯形勢 判錯敵友

民主黨的幼稚和愚笨源自機會主義作祟。機會主義（Opportunism）意為應付和妥協，用來形容19世紀法國政治舞台那些沒固定政見、隨風搖擺的政黨和政客。民主黨2010年行溫和、理性路線不參與「五區公投」，與中央政府達成政改妥協，支持2010年政改方案。這本是正確舉措，但經受不住「人力」和「社民連」等激進狂熱分子的辱罵和圍攻，逐漸向激進傾斜，向「人力」、「社民連」投降討好。「敗軍之將何來言勇」？今日才「宣誓」佔中便被視為「叛軍」，貽笑大方。

然而，「人力」、「社民連」更非善類。他們是一夥激進狂熱分子。按美國政論家賀佛爾（Eric Hoffer）的《狂熱分子》（The True Believer）一書所概括、描述，他們是一夥畸零人、無本事

的人、被某些惡德或偏執狹制的人、極度自私的人、對生活厭煩的人和犯罪者等等構成。賀佛爾的書如手術刀照妖鏡把香港激進狂熱分子解剖得真相大白、入木三分。

激進狂熱掩蓋不了無能空虛

其一，激進狂熱分子「他們（指社會低等成員）是渴望透過某種驚心動魄的行動，去掩埋他們已經敗壞和了無意義的自我」。在香港這個靠知識、靠能力的社會毫無生存發展的希望，於是靠辱罵、搗物和暴力來吸引傳媒和公眾眼球而博取「出位」，以掩蓋他們原是草包和空虛的靈魂。

其二，賀佛爾指：「那些最大聲呼籲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樂於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失意者因受到自己短處壓迫，會把他們的失敗歸咎於現有的種種限制」。故他們藐視和挑戰法律，成為被判刑和預備受逮捕的罪犯。

其三，結果是：「讓納粹運動走向敗亡，乃是希特勒的狂熱無法抑制，無法扮演務實的行動人以致之」。香港的激進狂熱分子的表現，是上帝要他們滅亡先叫他們猖狂的前奏，跟他們走納粹之路能狂熱到幾時？

安倍如何謀劃實現三大戰略目標

中國國際商會研究員
孟慶法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已經一年有餘，其戰略意圖和野心也逐漸變得清晰。可以這樣講，安倍是日本近幾年來難得一見的政治人物，有着極大的政治野心。從事態的發展來看，安倍的手段有其獨到之處，我們不應該低估。一言以蔽之，安倍的手段是：對內，用未來的錢做今天的事，靠超規模發債和刺激經濟贏得民眾的支持率，對外，適時地挑起與周邊國家的衝突，用激化矛盾，挑起民族情緒的辦法，為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爭取到三至五年的時間。其三大戰略目標可以簡單歸納為：（1）在取得國內高支持率的情況下，使日本國民集體右傾，進而順利地完成初步的戰略鋪墊：改變自衛隊的功能，拋棄自1967年實施的「武器出口三原則」，行使「集體自衛權」等；（2）完成修憲，使日本成為所謂的正常國家；（3）完成「入常」，成為核大國，並逐步擺脫美國的束縛，使日本成為真正的在世界範圍內具有支配地位的大國。下面，我們就看看安倍會如何走這幾步棋。

右傾修憲入常三步走

到目前為止，安倍的第一個戰略目標已經接近實現。上台伊始，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實施所謂的「安倍經濟學」，通過大規模發債，將日本疲弱的股市硬是拉高超過70%，同時也刺激了經濟的復甦，這為他贏得了國內的高支持率。儘管日本的負債率已經高居世界第一，超過了250%，但是安倍並不在乎，因為還錢的煩心事可以留給他的後任。手裡有了錢，對內可以獲取民眾的支持，對外可以到處撒錢，以買到更多的同盟軍。在國際上，安倍的強硬路線也確實收到了效果；他十分狡猾地利用領土問題，造成日本被人欺負的假象，既在民眾中得到了很高的支持率，又使自己的政敵不太敢發難。在這種背景下，安倍的第一個戰略目標已經接近實現。

要實現第二個戰略目標的難度顯然要高得多。它需要三個支點：國內民眾的高支持率及對於修改和平憲法的認可、恰當的國際衝突火候以及美國的默許。假如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安倍在國內可以維持目前的高支持率，那麼如何利用國際上的衝突來說服更多的民眾對修憲的支持以及美國的贊同便是一門學問；火候掌握的好壞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由於在去年年底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了美國的不滿和國際間的普遍反對，安倍也許需要一些新的招數來扭轉目前不利的局面。在安倍看來，最刺激也可能是最有效的一招便是在釣魚島挑起一次小規模且可控的衝突。事實上，安倍近一年多來也一直在為邁出這一步做鋪墊。就在今年一月份，日本自衛隊制定了在釣魚島如何對付中國軍方的具體行動方案，而幾乎在同時，日本駐聯合國大使發表了批評美國在釣魚島政策的講話，這些行動放在一年之前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也許有人會問，難道安倍瘋了嗎？至少安倍自己不會這樣認為，也可以說，他對自己的每一着棋都是信心滿滿。這要基於兩點：首先，安倍是一個敢於在政治上下賭注的人，至少到目前為止他的手氣一直不錯，另外，安倍及其閣僚對日本的軍事能力過分自信，從而錯誤地斷定以日本目前的軍事實力在一次小規模的軍事衝突中不但可以完勝中國，而且可以將事態控制到對自己最為有利的「火候」。這是那些懷念甲午戰爭和二戰的日本政治家的通病。要讓安倍認清形勢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國人講的話他很難聽進去，那無非是虛張聲勢，恐怕還要更多的人來「開導」，包括美國人。

美國須出手遏止安倍失控

安倍的後一個戰略目標還稍顯遙遠。「入常」之路雖曲折不易，但卻是有路可循，43年前，中國便是靠第三世界的窮兄弟們的鼎力支持進了聯合國，這也許給了安倍啟發，馬不停蹄地訪問這些窮兄弟變成了安倍和其內閣成員的日常重要工作；投資許諾、減免債務、慷慨捐款等等。這些銀彈攻勢決不僅僅是為了與中國爭奪地盤，而是有着更深層的考量。「擁核」在技術上無困難，以日本目前的核原料儲備，在短期內擁有數百顆原子彈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擁核」談何容易？首先，美國人那裡就行不通。日本人不會忘記，美國人更不會忘記，69年前是誰在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兩顆原子彈。日本要想走出這一步，需要極特殊的理由，包括大規模的地區衝突、朝鮮的核武器失控使得日本直接面對核攻擊等等。可以肯定的是，以安倍的「賭性」，如果有了這樣的土壤，他會鋌而走險邁出這一步，而且不惜與美國翻臉。當然，這需要他順利完成了之前的一系列戰略目標，有了那種與美國攤牌的「底氣」。畢竟，要想真正成為安理會中的「超級大國」，走出這決定性的一步是必不可少。也許只有到了這時候，那些一向居高臨下、目空一切的美國政治家才會捫心自問：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安倍要實現這三大戰略，需要三到五年時間，從目前的情況看，他在日本國內是有這樣的持續執政基礎的。要想粉碎安倍的野心，恐怕需要日本內部和外部的合力。要讓美國人清醒地認識到，一個重新拿起戰刀的日本遠比一個高速和平發展的中國危險。三到五年，也許時間還來得及。